

思享者

AI时代,谁是“未来的主人翁”?

——重探人文社科的价值

□潘颖豪

1982年,罗大佑在他的歌曲《未来的主人翁》里,用沙哑的嗓音和深刻的歌词,向一个正在剧烈变迁的时代发问。彼时,工业化浪潮席卷,城市化进程加速,人们面对着一个充满诱惑也充满迷茫的未来。歌中唱道:“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,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梦。”

40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再次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。这一次,驱动时代变革的引擎,是人工智能(AI)。当DeepSeek能写作论文,当Midjourney能“一秒出图”,当代码可以被自动生成,一种熟悉的焦虑再次弥漫开来:在AI如此“全能”的时代,我们的价值何在?尤其是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人文社科专业,它们的未来又在哪里?

这焦虑,与当年罗大佑歌中的迷惘,何其相似!然而,也正是在此问题下,人文社科的价值,如果夜中的星辰,愈发显得明亮且不可或缺。因为AI可以回答无数个“如何做”(How),却永远无法回答终极的“为什么”(Why)。而定义“为什么”的权力,恰恰掌握在懂得人性、理解社会、能进行价值判断的人手中。

当AI算法被用于决定贷款审批、司法判决甚至医疗诊断时,谁来确保算法的公平性,避免数据偏见带来的技术性歧视?这是法学、伦理学和社会学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当AI技术被用于创造“数字永生”或高度仿真的虚拟伴侣时,它将如何改变我们对生命、情感和人关系的定义?这是哲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需要探

讨的议题。

当自动化全面取代流水线工作,甚至部分白领工作时,如何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,如何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,如何安放那些“被淘汰”的劳动力,让他们重拾尊严和价值感?这是政治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必须面对的挑战。

在AI时代,人文社科的毕业生,将不再仅是图书馆里的学者或田野间的记录者。他们将成为AI伦理师、算法审计员、科技政策顾问、人机交互体验设计师……他们手握的不是代码,而是决定代码向善或向善的罗盘与刹车。他们是确保这辆名为“AI”的超级跑车,行驶在人类文明正轨上的关键导航员。

AI的智慧,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学习之上。它可以分析用户行为,预测市场趋势,优化商业效率。但冰冷的数据背后,是鲜活的、复杂的、充满情感与文化烙印的“人”。读懂数据背后的“人”,是人文社科的核心能力。

一个历史学者,能从长时段的视角,洞察一个国家或族群的文化基因,从而理解其在当下的行为逻辑。这对于一个科技公司的全球化战略,价值不可估量。

一个文学或艺术专业的学生,长期沉浸在对人类最细腻情感的体验和表达中,他们懂得什么是美,什么是共鸣,什么是能触动人心的故事。在产品设计、品牌营销和内容创作领域,这种共情力是任何AI模型都难以复制的。

一个人类学者,通过田野调查,能

够深入理解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和隐性需求。这种深描的能力,能帮助科技产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,而不是以技术为本,从而避免创造出一堆功能强大却无人问津的“屠龙之技”。

AI可以提供精准的用户画像,但人文社科能赋予这画像灵魂。在未来,最成功的产品,最深入人心的品牌,必然是技术与人文完美结合的产物。而人文社科的学子,就是那个为冰冷数据注入温度与情感的点金之手。

有人担心,AI会取代人类的工作。事实是,AI最擅长取代的是那些重复性的、有固定模式和明确答案的工作。而人文社科的训练,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。

它从不提供标准答案。一篇历史论文,要求你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,构建自己的观点和叙事;一个哲学问题,引导你对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追根溯源的辨析;一项社会调查,训练你如何设计问题、解释现象,并对复杂的社会议题提出结构性的解决方案。

这个过程,锤炼的是三大核心能力:
批判性思维。在信息爆炸、真假难辨的AI时代,能够独立思考,辨别信息的真伪,洞察言论背后的立场和逻辑谬误,这种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。

系统性分析能力。能够从看似无关的事件中发现联系,理解复杂系统的运作方式,并进行长远的、结构性的思考。

沟通与说服能力。能够将自己复杂的思想,用清晰、有力的语言表达,并

与不同背景的人有效沟通,达成共识,凝聚力量。

这三种能力,是典型的“元技能”,它们是所有领导者、创新者和思想者的共同特征。它们无法被量化,更无法被AI所取代。拥有这些能力的人,无论身处哪个行业,都能迅速成为驾驭AI工具、解决复杂问题的核心人才,而不是被工具所驾驭的“电脑儿童”。

回到罗大佑的那声嘶吼。如今,我们不必再“飘来飘去”,去面对一个看似由“科学游戏”主导的未来。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:决定未来的,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,更是掌握技术、定义技术、思考技术背后价值的“人”。

选择人文社科,不是选择脱离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而恰恰是选择站在时代洪流中央,去理解它的动力、洞察它的方向、塑造它的未来。它不是让你成为一个“无用”的清谈者,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有思想深度、有价值判断、有共情能力的舵手。

AI时代,技术为王,但人文为魂。当机器能完美复刻历史的事实,人类的智慧便在于赋予这些事实以意义;当机器能生成无穷的内容,人类的创造力便在于构建一个能凝聚共识、指引未来的故事。未来的主人翁,正是新文明的叙事者,在代码与算法的理性王国之上,捍卫并重建着人类的情感、伦理与精神家园。而这,正是人文社科教育所给予你的——不是一件抵御未来的盔甲,而是确证你之所以为“人”的烙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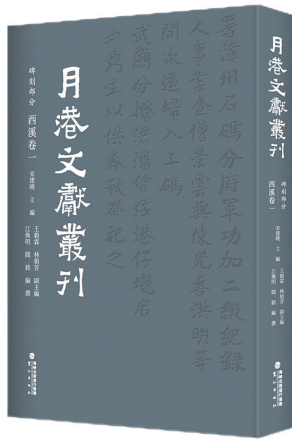
书讯

《月港文献丛刊·碑刻部分·西溪卷一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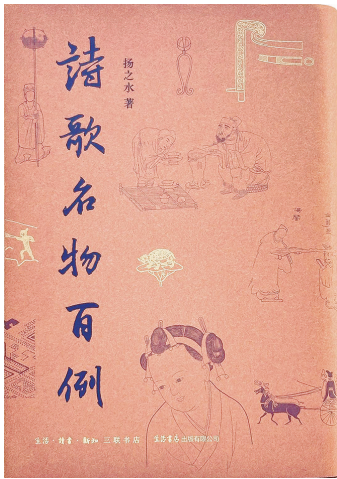
□晓风

近日,《月港文献丛刊·碑刻部分·西溪卷一》出版,并登上由福建省出版协会发布的“闽版好书”2025年2月推荐书单。

该书由鹭江出版社出版。“月港文献丛刊·碑刻部分”搜集月港遗址及周边地区留存下来的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活动,以及与海外交流相关信息的碑刻文献,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公告、地方志、宗教铭文、纪念性碑文等。丛书所收录的文献史料年代下限一般截至民国时期,根据九龙江的三个支流,分为西溪卷、南溪卷、北溪卷。《西溪卷一》收录了西溪沿岸石码街道和紫泥镇的碑刻文献,以碑刻文献拓片和碑文释文为主要内容。



荐读



《诗歌名物百例》

二〇二四年一月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杨之水

★收录词条160多个,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、酒器、茶事、香事、文房、佩服、内外日用、仪仗、工艺、纹样诸类,对诗歌物象的名称、用途、用法、样式、演变等进行推源溯流,扼要阐发;与对应的考古实物及图像,则与文字共同构成物象解读。自西周至清以来,历代诗笔所涉之物的样貌,已隐没于历史深处,本书为此提供了清晰、直观的解释。

★该书是首部详细注解诗歌名物的专著,也是一部关于“诗中之物”的微型百科,从中可一览历代诗词歌咏中所描绘的生活细节,于微物之中探见社会风尚及诗人的精神世界。它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有益辅助,也是了解古人生活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参考。



《中国记事(1912-1928)》

二〇二五年四月
人民文学出版社
王笛

★探讨1912—1928年中国的历史,展示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和社会变迁;还原巴黎和会、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,深入讨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收回山东权益的艰难过程,观察美日博弈如何影响中国命运。

★透过《纽约时报》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,对宏大的政治运动乃至微观的个人命运进行全方位的分析;讲述那个时期来华的外交官、记者、作家、学者、旅行者像司徒雷登、芮恩施、鲍威尔、史迪威、赛珍珠、阿班等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。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,就像拍电影一样,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特写镜头;描绘中国青年到西方留学的艰难道路以及他们带给中国的长远影响。



《小天命——生祠与明代政治》

二〇二二年二月
广东人民出版社
美施珊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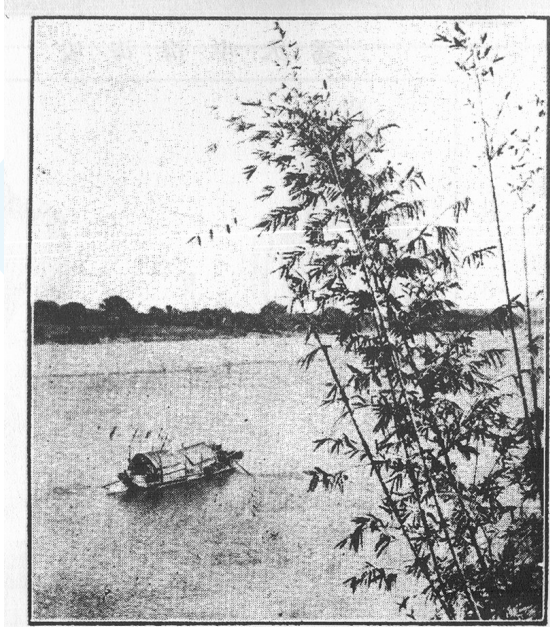
★由生祠切入,描绘专制皇权下,明朝真实而复杂的政治生态:平民以立碑立祠的传统“绑架”地方官,用“孝道”掩饰生祠中的利益交换。生祠成为利益杠杆,地方官“多施惠政”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,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,抵抗朝廷的苛政。以生祠为纽带的官员—平民利益体,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。

★从大量碑文、方志与文集中,发掘中国政治生态、神灵信仰、儒家思想之间的复杂互动,展现平民的“反叛”与对抗。

对照记

陈万里先生的漳州游踪

□蔡宇飞



陈万里
拍摄的九龙江
风景

(照片
来源:《闽南
游记》,厦门
大学出版
社2021年
版)

前些日子在读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一本书《江山万里》,一位民国学者陈万里先生的参访游记:从敦煌千佛洞调查到川湘纪行,主要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见闻。我尤感兴趣的是其中有闽南游记五篇,那是1926年末,陈万里担任厦门大学教员时,对厦漳泉三地做的几次考察,计有泉州三篇、厦门一篇、漳州一篇。

陈万里喜欢游历,但不单纯是为风景。他是中国较早一批学习摄影的人,因擅长文物考古摄影,受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指派,曾到云冈石窟考察,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图片。1926年末的几次闽南游,他的宗旨也是做民俗和考古调查。

大家不妨一起作番书中游,看看将近百年前的漳州风情。

1926年11月27日,陈万里是“黎明到船埠……趁开往浮宫轮船,前游漳州……过塔岛后,向西进海门内港,复稍偏南。直西系月港,现称月溪,为嘉靖间倭寇入寇之所……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厦门漳州之间尚有陆客运。记得当时是客车先到石码,再从石码坐船进厦门。船上可欣赏九龙江入海口的风光。

陈万里留漳短短数日,与友人走访了崇正中学、开元寺遗址、白云山紫阳书院和龙溪中学等处,可惜在考古材料上无所收获,颇有些失望。日记中他写道:“在漳前后三日,关于考古方面材料,所得甚少。”

然而,漳州平原秀美风景给他留下极好印象。11月28日,他们一行到白云山紫阳书院,下山时所见“树木极多,境颇幽静。下山后过汽车路,有一小塔……塔的四围,都是稻田,它在很平泛的环境里,独标高岸,昂然耸立,大有气吞白云之势!塔尖树枝,扶疏

掩映,助其婉丽;但在妩媚中依然可见卓尔不群的态度,仿佛看十三旦的《新安驿》,细腻处一往情深,豪爽处如试并州剪,如啖袁家梨……”可惜这秀丽小塔似已不在。

11月29日,陈万里又往浦南访友。沿当时九龙江西岸山坡北上,见到“松竹极多,江中时见白鹭立沙际,远处天宝山高耸于北,云气潏然,帆影数四,若远若近,宛如图画”。和陈万里一同做漳州游的法国人艾锷风说:“瑞士风景甲全欧,以拟九龙江不逮实甚。”陈万里也觉得“今来漳州,明媚殆犹过之。锷风所告,或非过誉”。

九龙江边茂密的竹林、水中沙洲、掠过的白鹭与穿行的船影……昔日人人可见的景致,让老漳州人追念。

近年,九龙江两岸开辟出了亲水公园、龙江岁月、西溪生态带等景观,规划良整,勃勃有生气。漫步江滨,翩飞的白鹭,每每带出我的出尘之感。我于是企盼漳州也能结合历史所记,对景致适当造旧,以便让人依稀寻踪。

《江山万里》将陈万里的数种参访游历著述合编一册,翻阅方便,可惜的是未附上陈万里的相关摄影图片。《闽南游记》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,旧本较难寻。2021年厦门大学百年校庆,《闽南游记》被列为“百年学术论著选刊”中的一种,按原开明书店旧样重新推出,老照片俱在。

陈万里先生是一位跨界的奇人,可以说他是速记员出身去学医,以学者兼医生、摄影家身份在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任教并从事考古研究,后来又专职从医,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驻故宫博物院从事中国古陶瓷研究。

在我眼中,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是一株想要开花的植物。

植物的一生需从种子讲起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,有的是柏树的,有的是榕树的。可培育它们的土壤总是不约而同地为它们选择长成红豆杉的道路,就像斯特里克兰的父亲认为搞艺术赚不到钱,逼他学做生意。大多数人学会接受,忍耐生活赋予他们的责任,忘记蛰伏在内心深处悸动,在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下循规蹈矩地活着,如同踏着光滑的冰面,“足下无尘,倏忽万里”,一如王开岭所感叹:“我们唱了一路的歌,却发现无词无曲,我们走了很远很累,却忘了为何出发。”

而斯特里克兰不一样。他是一颗松树的种子,属于狂野不羁的旅途,属于陡峭险峻的山岭和暗流汹涌的海滩。正如王小波所说:“如果一个人不会唱,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;如果他会唱,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。”当他被迫接受生活的秩序,埋葬内心的渴望时,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——金钱、名誉、家庭,对他而言毫无意义,他完全不受诱惑,或者这一切对他而言不是诱惑。当他决定开始追

品经典

一株想要开花的植物

——读毛姆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漫兴 □蔡家明

寻,他便要向他自己心中的月亮出发,去茫茫大海上的孤岛,在隐秘的山谷里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对监狱的高墙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。刚入狱的时候,你痛恨周围的高墙;慢慢地,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;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是体制化。”我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,然而诞生于环境,不代表依赖环境,沦为环境的玩物。我们知道人的自我实现具有局限性,可能受到外界和先天条件的约束,但也强调人在一己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存方式的自由。君不见,伤痕累累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滚落的巨石推上顶峰,其命运既定下的主观能动性彰显着自由与不屈。

因此,一颗种子真正的悲剧不是没有土壤,而是在高墙投下的阴影中慢慢萎靡,看不见春天。正如丹尼斯·维特利所言:“动机是一种促使我们行动的力量,他来自个人的内部。”斯特里克兰的灵魂深处处理着创作的本能,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力量。即使这颗松树的种子最后长成了红豆杉,那种本能依旧潜伏在他心中,如滴水穿石,让他在长久的缄默后声震人间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应像斯特里克兰一样成为艺术家,但每个人都应审视人生,找回一颗种子内心对春天的渴望与幻想,找回所有被埋葬的追寻,长成自己的模样。这或许是斯特里克兰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部分,他让我

们相信雨果笔下的——“人生下来不是要拖着锁链,而是展开双翼。”

而当松树的种子最终落到适合它的土壤时,内心深处的渴望便生根、发芽、破土而出。这种渴望最终化作一种信念,催促着植物用积蓄的所有力量生长。我想起杜加尔曾言:“生活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渴望,渴望不断上升,变得伟大而高贵。”这样的渴望给了斯特里克兰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,让他义无反顾地去追寻。在路上,他饥寒交迫,恶病缠身,但他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心安。渴望上升的过程是痛苦的,他遇见的是孤单的长途与全身的伤痕,这让他成为英雄,也让他的灵魂变得伟大而高尚。

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掩卷之余,我情绪难平。我不禁思索,一株植物的使命是什么?对大多数人而言,生长的意义在于结果。而斯特里克兰选择开花。《选择的诠释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瀑布之所以能够有强大的力量,就是因为它选准了一个突破口。”绘画是斯特里克兰的“突破口”,他倾注了生命中所有的热情,挣扎地描绘出某种灵魂的状态,真挚而笨拙地表达他发现的生活的秘密。一股强大的生命的力

量,一种对美至死不渝的追寻,都透过绘画这一“突破口”,如瀑布喷涌而出。因此,我愿称之为绽放,一种超越世俗的绽放。

一些种子不愿选择绽放,是因为开出的花终会凋谢,留下的只是回忆。斯特里克兰创作出大师级的作品后,他达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境界,然后平静地接受死亡,痛苦的灵魂得以安息。或许对大多数选择绽放的种子而言,开花便是生命的终点。朝圣者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地,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。

更让我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让爱塔烧毁了那幅画作——“他创造了一个世界,看到那个世界的美好。然后,他既骄傲又轻蔑地摧毁了它。”我想起他说“我必须画画”。是的,是必须画画,而不是必须成为艺术家。他不希望出名,不在乎是否有人在看到他的画作后心驰神往。奥尔罕在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中写道:“我不想成为一棵树,而想成为它的意义。”一如斯特里克兰追寻的不是实际的艺术家,而是艺术家的意义,那种如朝圣者般走在艺术道路上的赤诚和孤勇,那种追求美、创造美的强烈渴望。他活出了艺术家的意义,用生命完成了一次绽放。

写到这里,我想起周国平所言:“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,他忙着给自己浇水、施肥、结果实,但常常忘记开了花。”这或许正是斯特里克兰给我们的提醒——去审视自己的内心,去追寻灵魂的渴望,去成为一株想要开花的植物。